

我對世華作家筆會的建議和設想

第五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剛剛成功舉辦。我和世界許多文友一樣，表示熱烈的祝賀，對做出巨大貢獻的張輝先生以及他的團隊致以衷心的感謝。

現在，我想提出一些可能很不成熟或者近乎異想天開的關於世華作家筆會的建議和設想。

據我所知，目前全球性的華人文學團體起碼有：兩個同名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一個是符兆祥在臺北於1992年創辦的，一個是兩年前汶萊作家孫德安推動成立的）；老牌的國際詩人筆會；新近的世界詩人

筆會；墨爾本作家心水發起成立的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2004年創辦的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陳若曦、于梨華等人發起於1989年成立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2001年成立的作為國際筆會下屬分會的獨立中文筆會，還有三個月前在美國成立的海外新移民非虛構文學研究會。此外，中國官方的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非常權威，有著世界性的影響。在林林總總的華人作家團體中，還有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它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我們要把這些特點發揚光大。

1，首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於2022年5月在法國南部古城納博訥（Narbonne）盛大舉辦，現已舉行過五屆筆會，第六屆筆會將於2027年在西歐舉辦。這樣年年舉辦活動，其他文學組織沒有一個能夠做到。

2，筆會與會者遍佈世界各國，包括一些華語文學世界知名人物。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3，它每年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舉辦筆會。選擇時間和地點很重要，最好當地剛好有重大文化文學活動，可以參與或者合辦。例如明年將與“第二屆AI國際電影節”



“2027巴黎中國電影節”合作舉辦。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4，每次筆會要有一兩個主題，例如明年筆會主題是“文學在AI時代的發展、傳統文學與未來的共鳴”。全球華語作家、電影人及學者齊聚，展開深度跨界對談。與會者深入探討，最好每人在會前會後寫出文章，文章編印成書出版交流。

5，評獎活動很好。但不一定每年都舉行，各項獲獎作品數量不必太多，如水準不夠，寧缺毋濫。應該越來越評選出文學含金量更高的精品。要給獲獎者頒發精美獎狀、獎座，以發揮其紀念意義。

6，張輝先生現擁有加拿大北美科發出版集團、北京科發影視傳媒有限公司。香港國際教科出版有限公司最近也已設立。

除了在中國為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出版作品外，最好在世界某地也建立出版社印刷和發行作品。出版物要盡量讓全世界的文友知曉，並在各地舉行研討會加以推薦。

7，世界華人作家筆會通過各種通訊手段已經形成全球交流網路。現在除了《世界華人週刊》等傳媒，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面向全球的大型網站，世界各地文友可以在這個園地發表作品，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8，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是致力於團結全球華語寫作者、促進世界華文文學創作與傳播的重要文學交流組織。當前要大力健全組織機構。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已在加拿大正式註冊，還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各種分支機構，並要有一個健全的基金會作為支持後盾。



何與懷博士在6月13日悉尼分享會上發言。



6月13日第五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分享會與會者合照。

文學搭橋連五洲

第五屆世華筆會悉尼分享會劄記

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於2026年4月23日在巴賽隆納舉行開幕式，隨後又進行地中海遊輪筆會，並於5月2日落下帷幕，獲得圓滿成功。

我為此先後發佈了三篇《羅塞羅那紀行》文章。據我所知，來自澳大利亞的作家和詩人千波、山林、池青橡、賈虹、凌進和張立中等人均發表了與會隨感錄或詩歌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參加世華筆會的創作成果。

根據喬治河市獨立議員王斌先生的倡議，第五屆世華筆會執行主席千波女士熱心召集和組織了這場“巴賽隆納筆會澳洲文友分享會”。

分享會於6月13日中午在悉尼金沙酒樓舉行，近50名來自悉尼和坎培拉的文友參加了此次活動。有十名剛從巴賽隆納歸來的作家、詩人，分享了他們參加世華筆會的見聞、收穫和感想，現場氣氛熱烈，掌聲不斷。

分享會由千波女士和王斌議員主持。

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博士首先作了《我對世華作家筆會的建議和設想》的講話。他指出，華界華人筆會已成功舉辦了五屆，成為全球華文作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我們不僅要“走出去”參加國際筆會，還要“請進來”舉辦分享會。他對世華筆會的組織健全、獲獎作品的評選、社會地位和發展前景提出了八點建議，其中一項得到大家熱議的是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大型國際網站，促進世界華人文學創作的交流和發展。

第五屆世華筆會執行主席千波進行了世華筆會的總結回顧，特別提到為了幫助

世華筆會籌款，特製了“推銷員之死”的品牌時裝，獲得文友的支持和好評。

王斌議員作了題為“地中海紀行：西方文明的搖籃與多元文化的十字路口”的發言。他從大河的饋贈與地中海的絲路樞紐，再到文明交匯的中樞與西方文明的搖籃，通過闡述了現代歐洲的困境與西班牙的“背刺”，並聯繫澳洲的警鐘：邦迪的血淚與重塑底線，最後得出歷史的答案與新的文藝復興。

他指出，文藝復興並非信仰的終結。縱觀今日之世界，我們似乎又回到了當年羅馬帝國那個充滿交織與碰撞的“多元文化時代”。面對當下的文明困境與虛無，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基督教精神底色的復興，需要發起人類歷史上的另一次“文藝復興”。其實，我們已經站在了這個新文藝復興的前夜——而這個將再次深刻重塑人類文明高度的新文藝復興，就是人工智慧（AI）。

第五屆世華筆會秘書長山林作了題為“世華平臺開闊眼界，世華義工鍛鍊能力”的發言。

作家曉帆作了題為“地中海航鳴的續響：文學創作中的自省與愴然”的發言。作家、畫家吳棣作了題為“重返西班牙：我的西班牙故事和感悟，天才高迪的偉大與悲劇”的發言。

作家張小河作了“我和世華巴士論壇”的發言。

作家、詩人池青橡作了題為“羅卡角的沉思”的發言。

作家小雨作了題為“自愈之旅：我的西班牙、地中海之行”的發言。

作家賈虹通過談參加巴

賽隆納及地中海遊輪筆會的一些感受，讚揚了張輝主席。

筆者作了題為“漫遊地中海，筆會續新章”的簡短發言。

作家張勁帆談了參加歷次世華筆會的一些感想，贊同何博士關於搭建一個全球性的大型的華文網站，還建議每屆筆會能錯開時間段。隨後，千波向大家介紹了將於2027年舉辦第六屆巴賽隆納世華筆會的展望，並通過視頻穿插世華主席張輝與文友的Zoom互動。

在自由發言環節，金沙飲食集團董事長馬莉、海派作家淳子、知名詩人布文、知名學者陸鏢章、知名學者行邁，來自坎培拉的知名作家何玉琴、自媒體名人武止戈、趙戎等人先後發言。

特別說一說，馬莉富有文人情懷，出口妙語連珠：“且將文墨換杯長，墨漬猶溫佐酒香。字裡乾坤吞作膽，人間煙火亦文章。”她脫口而出的詩文，贏得大家的熱烈掌聲。感謝馬莉的關照，讓文友享受到超值的豐盛午餐。

分享會最後有個抽獎環節，獎品是由原華聯時報社長、廣州藥妝公司總裁張燕波贊助第五屆世華筆會享享面膜伴手禮。夏曉瓏和王洲各獲得了一份獎品。

為悉尼金沙酒樓五屆世華筆會分享會，賦“唐多令”詞一首：

群友聚金沙，梨城醉彩霞。話寒瀛、筆會名家。五度遊輪滋雅韻，地中海，蘊清嘉。

欣賞眾奇葩，繁星綴海涯。借東風、各展芳華。欲上九天同攬月，無窮意，品香茶。

恒心馬

文革、人性以及女性

“九五後”青年對話“四零後”作家劉海鷗

（接上期）

舒凡：那您覺得新疆、貴陽這些城市和政治運動的中心北京有什麼不同？比如在北京，人們是否更統一、更全面地投入運動？

劉海鷗：文革初期（1966年夏到秋），北京的“紅色恐怖”非常強烈，氣氛高度緊張，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嚴重後果。但到後來，隨著紅衛兵外出串聯，北京反而出現短暫的緩和，人們逐漸恢復一些日常生活。我自己在1967年基本都在外地，沒有長期待在北京。

總體來說，各地情況相似：一方面是激烈的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另一方面仍然存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種“兩種世界並存”的狀態，是文革時期的普遍現象，而不僅限於某一個地方。

舒凡：除了文革中的獲益者之外，我也從我的爺爺奶奶輩觀察到，有一些人——很多是知識份子，自身經歷了文革的折磨，也沒有動搖過對黨的信念，仍然相信黨始終是偉光正的。您提到自己是在生二胎（1986年左右）時——你把那段時間描述為人生中最殘酷、最無人性的遭遇，“偉光正”的光環在您心中完全黯然失色。可以理解為，二胎時期的經歷最終導致了這種信念完全的崩塌嗎？

劉海鷗：對於我而言，這種信念的崩塌和生二胎經歷是有直接關係。那時，我必須向黨組織報告並獲得許可——20天內，他們試圖干預，甚至剝奪我肚子裡的小生命。我那時已經臨近預產期了，但黨組織卻千方百計地要我流掉孩子。他們多次開會、談話，使用各種手段，目的只有一個。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對一個系統性威脅生命的情況：這個系統不

是來保護你、讓你活下去的，而是要讓你的孩子死。這種直接、面對面的生命威脅，讓我絕不能退縮。我只能硬著頭皮頂住，堅決捍衛孩子的生命——這是我必須硬扛、絕不退步的時刻。

相比之下，文革時期針對個人的壓力主要是紅衛兵、派系鬥爭，而不是系統直接針對一個生命。在二胎的經歷中，我必須硬扛、堅持到底才能保護孩子。這種系統直接對生命的剝奪，是我經歷過最殘酷、最無人性的事情。

舒凡：您生完二胎幾年後，移居澳洲，寫到海鷗南飛，終於感受到自由。這種自由的感受對當時的您來說是什麼樣的？

劉海鷗：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和表達思想。不用在表達的時候，同時想著表達的後果，可以沒有顧忌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表達自己的想法，能夠放心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需要自己主動去想，我這樣表達了會被別人怎麼理解。

舒凡：您在書裡提到，當您被人羞辱，叫劉企鵝的時候，女兒看到這裡說，“企鵝很可愛”啊，您感慨，要怎麼讓沒有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能認識到一個沒有人性的社會對人的傷害呢。有時候我也覺得對於文革，還有中國歷史上其他的政治暴力，因為參與者對暴力的參與程度之深、之駭人，再加上審查和壓制，

本身缺少探索真實的管道和資源，後人更願意選擇不相信，覺得這些暴力是虛構的。您覺得，作為親歷者，怎樣把這種真實傳遞給後代呢？

劉海鷗：我覺得其實沒有特別有效的辦法。即使我寫出來，也有人不相信，甚至懷疑經歷是編造的。我無法證明這些事情。但像大饑荒時期的慘狀——餓死、吃人——在我家鄉是真實發生過的，而且有很多例子。只是現在親歷者和見證者幾乎都去世了，知道的人越來越少，很多只能靠二手講述。

這些歷史本來就被掩蓋，比如當年的死亡資料曾被下令銷毀。我們只能從零散的記錄、家族記憶中拼湊，比如人口突然減少、逃荒被阻攔、親人餓死在途中等。這些如果不被記錄，後人就難相信。

我能做的只是寫下來、出版，讓更多人看到，哪怕只是少數人。當作一種歷史檔案保存下去。我自己印書、送人，也希望他們看完後能放到圖書館傳播。例如我女兒看完後，就開始感興趣，也想從自己的角度記錄這些歷史。

（本文首發於中國民間檔案館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https://chinaunofficialarchives.substack.com/p/d2b>），經授權轉載。）



《畫說我的一生》連環畫之一。